悬置、识别与结构分析：《孔乙己》的细读与教学转化

许文慧，李其融，赵丹*
吉林外国语大学国际传媒学院，吉林长春
DOI：10.62836/jer.v4n11.1548

摘要：当前初中语文《孔乙己》阅读教学存在主题先行、结论预设的倾向，文本细节常被简化甚至忽略，难以有效培养学生的文本推理能力。本文借鉴罗晓晖“悬置成见”“语义识别”“结构分析”的解读思路，对《孔乙己》展开细读：首先悬置“科举牺牲品”与“国民性批判”两种固化前见，回归文本事实；继而聚焦叙述者身份功能、身份标识的空间语义以及结尾矛盾修辞进行语义辨析；最后从结构性社会关系角度，分析金钱对人格的量化逻辑与孔乙己尊严逐层剥落的内在机制。研究表明，孔乙己的悲剧并非单一制度批判或个体恶意所能涵盖，而是人人参与却无人担责的结构性社会关系之产物。在此基础上，本文探讨上述细读方法在初中语文教学中的转化路径，以期为《孔乙己》的文本解读提供基于文本证据的参照。

关键词：孔乙己；文本细读；悬置成见；叙事视角

Bracketing, Semantic Identification, and Structural Analysis: A Close Reading of “Kong Yiji” and Its Pedagogical Adaptation

Wenhui Xu, Qirong Li, and Dan Zhao*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Media, Jil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Abstract: Current instruction in reading “Kong Yiji” in junior secondary schools tends to privilege predetermined themes and presuppose interpretive conclusions. Textual details are often oversimplified or overlooked, hindering the effectiv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ability to reason from textual evidence. Drawing on Luo Xiaohui’s interpretive approach of “bracketing preconceptions,” “semantic identification,” and “structural analysis,” this article presents a close reading of “Kong Yiji.” It first brackets two entrenched preconceptions—namely, that Kong Yiji is simply “a victim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nd that the story constitutes “a critique of national character”—and returns to the evidence of the text itself. It then conducts a semantic analysis of the narrator’s identity and function, the spatial semantics of identity markers, and the paradoxical wording of the ending. Fin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作者简介：许文慧（2001-），女，吉林外国语大学国际传媒学院学科教学（语文）专业研究生在读，主要研究方向语文教育。李其融（2001-），女，吉林外国语大学国际传媒学院学科教学（语文）专业研究生在读，主要研究方向语文教育。
通讯作者：赵丹*（1977-），女，吉林外国语大学国际传媒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语文教学研究。

of structural social relations, it examines the logic by which money quantifies personhood and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Kong Yiji's dignity is stripped away layer by layer. The analysis demonstrates that Kong Yiji's tragedy cannot be adequately explained through a singular institutional critique or in terms of individual malice alone; rather, it is the product of structural social relations in which everyone participates but no one takes responsibility. On this basis, the article explores pathways for adapting these close-reading methods to junior secondary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with the aim of providing a textually grounded reference for interpretations of "Kong Yiji."

Keywords: "Kong Yiji"; close reading; bracketing preconceptions; narrative perspective

《孔乙己》是鲁迅早期白话小说的代表作，入选统编版九年级下册语文教材，鲁迅小说作品入选统编版语文教材的还有《社戏》（八年级下册）、《故乡》（九年级上册）、《祝福》（高中必修下册）、《阿Q正传（节选）》（高中选择性必修下册）。当前鲁迅小说教学存在阐释固化的问题，这不利于学生细读文本。鲁迅小说"被外部环境包裹过多"，教学参考的学术成果"往往将鲁迅作品的研究置于宏大的参照背景上，而没有放在具体作品细读上"[1]。这一判断揭示了主题先行导致证据缺失、结论预设导致过程省略的教学症结。

此外，语文教学中"诠释过度的现象非常普遍"[2]，如小说人物形象分析存在"简单化、标签化"的问题[3]，以及语文小说教学中存在过度分析"小说三要素"的套路化倾向[4]。不同时代的话语需求不断重塑着孔乙己的形象，而文本的诸多细节却在阐释的流转中逐渐被简化甚至忽略。孔乙己形象在五四时期被视为旧时代乡镇落魄文人的典型，1970年代被塑造为饱受孔孟之道荼毒的知识分子符号，新时期又被解读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5]。这些研究共同指向了小说教学中固化框架对文本细节关注的忽视，这在鲁迅小说教学中尤为突出。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强调，语文课程应"引导学生在真实的语言运用情境中，通过积极的语言实践，积累语言经验，体会语言文字的特点和运用规律"[6]，这为从结论灌输转向过程探究、从主题演绎转向文本归纳的教学策略提供了课程依据。

基于上述问题，本文借鉴罗晓晖文本解读思路，以"素读"悬置成见[7]，通过语义识别进入文本，并经由结构性关系分析把握文本内在逻辑[8]，从悬置成见、语义识别、结构分析三部分细读《孔乙己》。

1 悬置成见

文本解读的首要步骤在于悬置成见，这有赖于素读。读者对《孔乙己》的解读成见主要包括批判性科举制度的主题预设与国民性批判的惯性思维，将这两种成见暂时搁置，意在引导读者深入探讨文本内涵。

1.1 悬置科举制度牺牲品的标签

现行教学参考资料与部分研究论文中，孔乙己被直接定义为封建科举制度的受害者。这一判断的依据在于孔乙己身着长衫、满口"之乎者也"、执着于"回"字的四种写法，这些行为被看作是科举制度对士人精神毒害的外显表征。

然而，若严格依据文本进行核查，则会发现小说中关于孔乙己参与科举的直接叙述几乎为零。文本仅提及他"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并未交代其是否参加过科举考试，也未描述科举制

度以何种具体机制影响其人生轨迹。将孔乙己视为科举制度的牺牲品，这一结论是由结果反推动因的逆向阐释，其间的因果关联存在跳跃，文本依据不足。

更为稳妥的做法是，将孔乙己置于咸亨酒店的具体情境中，审视其作为一个挣扎个体的存在状态。文本并未将孔乙己的失败完全归因于社会制度。有研究者在接受史的考论中表明，将孔乙己与科举制度直接挂钩的批判模式，是在1970年代的教育革命话语中被强化的[5]。教育者值得反思这一历史形成的阐释惯性，因此本文以悬置此标签，承认孔乙己的困境具有多重来源，而非单一的、决定论式的制度批判所能涵盖。

1.2 悬置国民性批判的主题预设

批判国民性的主题预设与科举牺牲品的标签往往相伴出现。在这一阐释框架中，酒客们的哄笑被视作“看客”心理的表征，掌柜的冷漠被视作市侩哲学的体现，整个咸亨酒店则被升格为旧中国社会的缩影，文本中的人物与场景普遍化、象征化，存在过度引申的风险。

需要说明的是，悬置此主题预设，并非否认小说具有批判性，批判性应建立在文本证据之上。《孔乙己》的教学应回归文本精读，参照有价值的学术文献，开展多角度研讨，将“悲悯”情感作为理解作品的重要维度[1]。在接触文本之初，应暂时搁置“封建文化”“阶级压迫”等标签，应先确认文本中明确存在的事实，如孔乙己在酒店的出场次数、他与不同人物的对话内容、他的身体姿态变化、周围人群的回应方式等，这些事实是文本解读的基底，任何主题概括都需接受文本整体的检验。

2 语义识别

成见悬置之后，解读需进入文本内部，进行语义层面的识别。语义识别是文本细读的核心环节，其目的在于引导学生通过咬文嚼字，发现泛读所忽略的文本信息。在《孔乙己》中，叙述者“我”的功能定位、开篇对孔乙己的身份界定，以及结尾处的矛盾修辞，是语义识别的三个关键节点。

2.1 叙述者“我”的身份与叙事功能

《孔乙己》的叙述者是咸亨酒店的一名小伙计，十二岁起便在酒店当差，负责温酒。叙述者身份的选择本身即具有叙事功能，值得细致辨析。

小伙计的角色身份具有多重性。他既是孔乙己命运的见证者，也是咸亨酒店中那些以嘲笑孔乙己为乐的普通大众，即“一般社会”的成员之一，同时又是一个尚未完全被环境同化的“苦人”。原文中“我从此便整天的站在柜台里，专管我的职务”一句，表明了小伙计的见证者身份。“孔乙己自己知道不能和他们谈天，便只好向孩子说话”中，“他们”指代包括小伙计在内的酒店众人，表明小伙计有着“一般社会”成员的身份。而小伙计“觉得好笑”“不耐烦”“努着嘴走远”等反应，则体现了一个少年在冷漠环境中逐渐丧失同情心的过程[9]。

小伙计在从众嘲笑孔乙己之后，曾有过片刻的怜悯，“不再附和着笑”。这一细节表明他属于“良心未泯却无济于事”的类型，并非完全等同于冷漠的看客[10]。然而，小伙计以看似客观的口吻叙述孔乙己的故事，其叙述中流露出的冷静乃至麻木，恰恰暴露了“一般社会”对苦人的凉薄。叙述者与隐含作者之间的这一裂隙，构成了小说反讽效果的重要来源。从叙事理论分析，隐含作者是创作过程中形成的第二自我，代表着文本背后的价值立场与情感态度；而叙述者则是文本中讲述故事的特定角色，其认知与道德视野往往受限于自身的年龄、身份与处境。

在《孔乙己》中，隐含作者显然对孔乙己怀有悲悯，而小伙计作为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其认知尚未成熟，既受到酒店冷漠环境的熏染，又不时流露出天然的善意。隐含作者选择少年作为叙述者，恰恰使叙述者与隐含作者之间保持了一段审美距离。叙述者不能完全领会自己所叙述的事件的全部意义，而读者在隐含作者的引导下，却能够洞察叙述者未曾言明之处。例如，叙述者用“好笑”来描述孔乙己的言行，隐含作者却让读者看到孔乙己的可

悲；叙述者以平淡的语调交代孔乙己的最终下落，隐含作者却让读者感受到社会对苦人的凉薄。这种距离使小说的批判力量不依赖于直白的议论，而在于叙述语调与视角选择之中。

以十二岁小伙计的童稚口吻叙述成人世界的残酷，此叙述语调是一种特殊的反讽形式。小伙计尚未被酒店的冷漠氛围完全同化，却已学会了用旁观者的冷静语调讲述他人的苦难。这种"未完全麻木"的叙述状态，比一个完全冷漠的叙述者更具反讽效果。读者的同情被唤起，恰恰是因为叙述者本人并未意识到自己所讲述事件的悲剧性。

2.2 身份标识的语义层

小说开篇呈现孔乙己的首次正面描述，集中了丰富的语义信息。"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这一陈述句中，空间位置、服饰符号与数量限定，均值得仔细辨析。

从空间位置看，"站着"表明孔乙己处于短衣帮的物理空间，酒店柜台外面的散座区域，而"穿长衫"则是长衫客，店内体面人的身份标识。这一空间与服饰的错位，暗示了孔乙己身份的尴尬，他既难以进入长衫客的经济阶层，又不愿认同短衣帮的社会位置。从数量限定看，"唯一"一词强调孔乙己在咸亨酒店乃至整个鲁镇的独特性。文本并未提供与他共享同一价值系统的同类人物的信息，这暗示了他孤立无援的处境[11]。

此外，文中孔乙己向小伙计传授"回"字的四种写法，这一细节在酒店语境中被普遍视为迂腐可笑的举动。有研究指出，这一细节可追溯至清代文章学中科举正字观念的提喻[12]。无论孔乙己传授知识的初衷是否出于真诚的分享意图，在咸亨酒店的具体环境中，这一行为都被酒客们和小伙计误读为迂腐的表演。文本解读中融入语义识别，有助于揭示文本细节如何在具体语境中被扭曲，以及这种扭曲如何构成孔乙己困境的一部分。

2.3 矛盾表述的语义效果

小说结尾的"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一句，以"大约"与"的确"的并置构成了矛盾表述。"大约"表示推测与不确定，暗示无人确知孔乙己的最终下落；"的确"则表示肯定与必然，断言其死亡是不可避免的。

从"大约"的推测到"的确"的笃定，这一语义转折包含着叙述者对孔乙己命运的最终判断。从文本事实层面看，这一矛盾表述首先表现了孔乙己生死无人过问的现实。既然无人关心其下落，其死亡只能以"大约"的推测形式呈现。"打折了腿，用手走路，盘着两腿，垫着蒲包"一段既呈现了孔乙己最后一次出场时的身体状况，以及他被彻底排斥于酒店之外的社会处境，又昭示出其死亡又具有高度必然性，因而叙述者以"的确"加以断言。

鲁迅小说中话语蕴含的互体变爻现象，即在显在台词背后隐含潜台词，构成双重乃至多重结构[13]。"大约"与"的确"的并置，表面上是叙述者的犹豫与推测，深层则指向社会对个体生命价值的漠视。文本未明确交代孔乙己是否确已死亡，但通过这一矛盾表述，引导读者感受到其死亡在叙事层面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并非来源于情节的交代，而是来自社会关系的逻辑推演。

3 结构性社会关系分析

在语义识别的基础上，需进一步梳理小说的结构逻辑，考察人物命运如何在特定社会环境中逐步推进。《孔乙己》的重要结构特征，在于金钱对人格的量化与估价逻辑，以及孔乙己尊严在多次出场中的逐层剥落。

此处所谓"结构"，涵盖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其一，咸亨酒店内部的身份等级与空间秩序，即短衣帮与长衫客、站着与坐着的区别，构成了孔乙己身份尴尬的视觉反差。其二，以金钱为纽带的身份确认与价值交换逻辑，酒客们对孔乙己的估价、掌柜对欠款的追索、丁举人对偷窃行为的肉体清算，构成了小说情节推进的基本动力。其三，更广泛的社会规范与文化观念。如"窃"与"偷"所隐含的信用贬损、"半个秀才也捞不到"所对应的功名估值，构成了孔乙己无法挣脱的无形之网。这三个层面共同构成了《孔乙

己》的结构性特征。

3.1 金钱对人格的量化与估价逻辑

咸亨酒店在小说中是饮酒畅聊的物理空间，也是一个对人格进行量化与估价的微型社会场域。鲁迅小说中的酒店、茶馆等公共空间，往往构成一套隐形的价值评判体系，人物在其中不断被丈量、被标价、被定级。从“排出”到“摸出”再到“欠着”，钱的数量与支付方式，对应着一个人的社会身份与人格分量。在《孔乙己》中，这一逻辑表现为：孔乙己的每一次出场，都伴随着一次以金钱为核心的价值重估，而他的尊严也随之被逐层削价，直至彻底归零。

孔乙己的出场几乎均触发这一“估价”机制。第一次出场，“排出了九文大钱”。“排”字尚存一丝底气，仿佛要与短衣帮划清界限，但九文钱不过是站着喝酒的价位，其“穿长衫”的身份已被金钱标尺悄然否定。第二次，酒客以“你一定又偷了人家东西了”发起指控。“偷”直接关联的是财产侵占与信用破产，孔乙己以“窃书不能算偷”试图重构话语规则，但“窃”与“偷”的字面之辩，在“失主”丁举人那里并无分别。第三次，众人质疑“你当真认识字么”。知识的有效性在此被悬置，真正的问题在于“识字”能否兑换成功名与财富。第四次，“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直击要害。“捞”字将功名降格为可捕捞的实物，孔乙己的“颓唐不安”本质上是一次估值失败后的精神崩塌。

孔乙己的每一次回应，都试图以道德辩解或知识话语对抗金钱逻辑，但最终均以失败告终。“排出九文大钱”时的体面，“窃书不能算偷”时的辩解，“君子固穷”时的自慰，乃至最后“摸出四文大钱”时的窘迫，构成了一条价格与人格同步贬值的下行曲线。读者在每一次“哄笑”中感知到的，是个体命运的悲剧，也是一个以金钱为唯一度量衡的社会，如何一步步将人推向价值归零的深渊。在这个意义上，咸亨酒店不仅仅是一个“看”与“被看”的舞台，还是一台无情运转的价值评估机器。

3.2 孔乙己尊严的层层剥落

孔乙己的四次出场构成了尊严逐层剥落的文本序列。第一次出场，他“站着喝酒而穿长衫”，虽然经济地位低下，但尚可通过服饰与举止维持知识分子的体面。第二次出场，他因偷书被吊打，面部留下伤疤，但尚能以“窃书不能算偷”的自我辩护维护语言层面的尊严。第三次出场，他试图向小伙计传授“回”字的四种写法，被后者以“讨饭一样的人，也配考我么”的心理活动所拒绝，其知识权威遭遇否定。第四次出场，也是最后一次，他被打折了腿，用手走来，长衫已不见，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站着喝酒”变为“用手走来”，“穿长衫”变为“长衫不见”，“之乎者也”的自信变为“用手走来”的卑微。孔乙己的知识分子身份标识逐一瓦解，其作为社会人的存在价值也随之消解。

孔乙己身体姿态的变化序列，可视为尊严剥落的视觉化呈现。孔乙己腿折后最后一次到酒店喝酒，并非简单的嗜酒成性，更可视为其维持社会联系的最后努力。然而，当酒店掌柜只记起“十九个钱”而对其生死漠不关心时，孔乙己作为社会人的存在价值已近乎于无[14]。文本通过对这一身体变化的客观呈现，引导读者直观感受到孔乙己命运的悲剧性，而未依赖议论性的阐发。

3.3 无人承担责任的死亡

与《祝福》中祥林嫂之死类似，孔乙己的死亡也难以归责于具体的某个个人。酒客们以孔乙己的不幸为谈资，却无人对其施以实质性的伤害。掌柜仅在债务层面与其发生关联，对其生死毫不在意。小伙计虽有过片刻的怜悯，但很快恢复冷漠。丁举人在文本中仅被提及，并未正面出场，却成为孔乙己腿折的直接影响因素。

从文本结构来看，这一悲剧与咸亨酒店内部金钱对人格的量化与估价逻辑密切相关。酒客们以“偷”来判定其信用破产，以“半个秀才也捞不到”来裁定其身份贬值，以“欠着十九个钱”来标记其存在价值趋近于零，每一次哄笑都是一次社会性估价。

每一个在场的人都参与了孔乙己尊严逐层剥落过程，但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被单独指认为悲剧的制造者。丁举人打折了他的腿，却从未出现在叙述视野中；掌柜记得他的账，却从不关心他的人；酒客们嘲笑他的落魄，却只将其视为取乐的工具。小说的深刻之处正在于此，它没有设置一个明确的“凶手”，因为孔乙己的悲剧并非源于某个个体的恶意，而是整个社会以金钱为标尺、以哄笑为方式、以冷漠为底色共同运作的产物。由此，《孔乙己》超越了单纯的制度批判或人性批判，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反思维度，读者探讨的问题不只在于“谁害死了孔乙己”，还在于“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觉得自己应该负责”。

上述文本细读揭示了几项核心发现：其一，孔乙己的悲剧无法归因于科举制度的单一作用，文本中并无他参与科举的直接证据；其二，叙述者小伙计的有限视角构成了反讽的核心机制，其对孔乙己命运的“不完全理解”恰恰是小说批判力量的来源；其三，孔乙己的尊严在四次出场中逐层剥落，其死亡是以金钱量化人格的社会估价逻辑运作的产物，而非任何个体的蓄意加害。这些发现提示我们，《孔乙己》的教学不应止于给出“批判科举”或“揭露国民性”的现成结论，而应引导学生经历从文本事实到逻辑判断再到主题概括的完整思维过程。

4 教学启示：从文本细读到课堂转化

上述细读揭示，《孔乙己》的教学价值不在于传递批判封建科举或揭露国民劣根性的现成结论，而在于引导学生从文本事实出发，进行逻辑推理，最终探索文本主题。教师需要搭建教学支架，该支架需适切学生的认知水平与文本解读。基于此，本文尝试将前文的“悬置成见”“语义识别”与“结构分析”三个细读维度，转化为教学实践路径。

4.1 以“悬置成见”设计探究起点

前文分析指出，将孔乙己简单定义为“科举制度的牺牲品”或“国民劣根性的标本”，是缺乏直接文本依据的固化前见。教学中，教师不妨将其转化为课堂探究的起点。

具体而言，可在初读阶段设置认知冲突型问题。例如，在学生形成对孔乙己的初步印象后，教师可追问：“有论者认为孔乙己的悲剧完全是科举制度造成的。请大家在文中找一找，鲁迅有没有写过孔乙己参加科举考试？他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究竟是科举制度正在进行的迫害，还是一个已经无法改变的事实？”这一问题旨在激活学生的探究欲，迫使其返回文本核查证据。随后，教师可引导学生将孔乙己与《范进中举》中的范进进行简要比较。范进因中举而喜极而疯，其命运与考试过程紧密相连；孔乙己则从未获得“赶考—落第”的叙事展开，引导学生在比较中理解，若将孔乙己直接归入“科举受害者”这一论断过于草率。由此，学生的关注点在于追问事实、质疑推论，这正是文本细读的思维起点。

4.2 以“语义识别”设计语言活动

前文的语义识别部分为课堂教学提供了语言分析素材，教师应转化为学生可参与的语言实践活动。

活动一：叙事视角的转换与比较。基于前文对叙述者“我”的多重身份及其与隐含作者之间“审美距离”的分析，可设计角色转换的写作任务。教师引导学生尝试以成年后的“我”或酒店掌柜的视角，重述孔乙己向小伙计讨要酒喝、试图与之交谈的场景。完成后，教师引导学生比较原文少年视角与改写后，以成年视角掌柜视角版本中对孔乙己态度的差异，讨论不同视角是如何影响读者对孔乙己的情感判断，进而理解鲁迅为何偏偏选择一个“十二岁的小伙计”而非成年人作为叙述者。通过这一比较，引导学生体会少年视角下的“好笑”，恰恰在隐含作者的引导下显露出“可悲”；而换成掌柜视角，则可能只剩下漠然与算计。这一活动有助于将抽象的反讽理论转化为学生可感知的语言经验。

活动二：矛盾修辞的删改与辨析。针对结尾“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这一核心语句，可设计语言比较活动。教师引导学生尝试将原句改为“孔

乙己的确死了”或“孔乙己大约死了”，并讨论修改后小说的意味发生了何种变化。在比较中，引导学生结合前文梳理的无人知其下落与打折了腿后彻底被排斥在酒店之外的事实，从而理解“大约”“的确”矛盾表述既是社会漠视的写照，也是叙述者在事实与推测之间留下的情感空间。

活动三：身份标识的空间解读。围绕“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这一经典描写，可借助简易的空间图示辅助理解：在黑板绘制咸亨酒店的空间结构，标注柜台内（小伙计）、柜台外散座（短衣帮，站着喝酒）、隔壁雅座（长衫客，坐着慢慢喝）。教师引导学生将孔乙己放入咸亨酒店中，并用文中语句解释其位置何以构成“错位”。在此基础上追问：“唯一”暗示了什么？文本中是否还有其他人与孔乙己有着同样的身份困境？教师引导学生讨论，发现“唯一”强调其特殊性，暗示彻底的孤立。在咸亨酒店乃至整个鲁镇，没有人处于与他相似的位置。

上述三项活动中，建议教师根据课时情况有所选择，不必在一堂课中全部覆盖；以其中一至两项为重点，深入展开，效果可能优于浅尝辄止的全面铺开。

4.3 以“结构分析”为解读框架

前文的结构分析表明，孔乙己的悲剧不宜归因于某个单一因素，而应从金钱对人格的量化与估价逻辑以及尊严逐层剥落的过程中加以理解，避免教师对情节和人物进行零散、割裂的提问。

可设计一个核心任务驱动整堂课的学习，例如，孔乙己之死，究竟谁该负责？假设要为咸亨酒店里的每个人（酒客们、掌柜、小伙计、丁举人）分析其责任，你会如何分配？请从课文中找出依据。此任务的设计旨在引导学生进入结构分析的以下三个层次。

第一层：梳理“估价”行为。学生需逐一检索孔乙己四次出场时酒客们的反应，记录每一次“估价”的发起者、具体言语与方式，以及孔乙己的回应。教师引导学生梳理发现：酒客们的嘲笑并非一次性的恶意攻击，而是反复发生、逐步升级的价值贬损过程。他们的言语从“脸上添了新伤疤”对孔乙己外貌进行贬损，到“偷了人家东西”对其信用崩塌的指控，再到“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将其的功名价值归零，每一次都在对孔乙己的人格进行重新估价。从“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可以看出，每一次估价都得到了群体的响应与确认，无人表示异议。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言语攻击始终围绕财产侵占（如“偷”）、功名失败（如“半个秀才”）展开，其评判标准正是金钱与功名所构成的社会价值体系。

第二层：绘制“尊严剥落线”。在前一环节的基础上，引导学生细致比照孔乙己几次出场的身体、服饰、支付方式与精神状态变化，绘制一条变化曲线。横轴为四次出场，纵轴可涵盖穿着、拿钱的动作、身体姿态、语言特征等维度。教师引导学生完成这一图示并分析，理解孔乙己的知识分子身份标识是如何在一次次的估价之中被反复削价，直至最终连作为人的基本尊严也荡然无存。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支付方式的变化，“排出九文大钱”时的体面与“摸出四文钱”时的窘迫，是金钱量化人格最直观的视觉标尺。教师可在此处追问：如果孔乙己只出场一次或两次，悲剧感是否会同样强烈？这一问题有助于引导学生体会“层层剥落”结构形式本身的叙事力量。

第三层：追问责任的归属。在前两项事实梳理的基础上，组织课堂讨论。教师可引导学生追问：如果酒店里有一个人站出来为孔乙己说一句话，结局会不同吗？丁举人打折了他的腿，但丁举人并未在酒店中出现，他与酒店里的嘲笑之间有无关联？教师引导学生讨论并发现文本中无一个可明确指认的“凶手”，每一次嘲笑单独来看似乎都微不足道，但当它们叠加在一起，便是孔乙己尊严瓦解的完整链条。这一发现或可引导学生超越对个别“坏人”的道德批判，转而关注人人参与却无人担责的社会现象。当然，不同学生可能得出不同的理解，教师宜以“你的结论依据了哪些文本证据”作为讨论的评价准则，而非预设唯一标准答案。讨论的终点不一定是达成共识，是引导学生带着更复杂的问题走出课堂。

以上三条路径并非割裂的教学环节，而是围绕“文本细读”这一核心，从问题意识、语言品味到结构把握，构成一个螺旋上升的整体。将上述文本细读方法转化为教学实践，有助于《孔乙己》的课堂从结论灌输转向过程探究，从主题演绎转向文本归纳，引导学生在基于证据的阅读中发展逻辑思维与批判性思维。

5 结语

本文以悬置成见、语义识别、结构分析为路径，对《孔乙己》进行了文本细读。分析表明，孔乙己的悲剧难以归结为单一的制度批判或国民性批判，而更应理解为一种社会关系的产物。在咸亨酒店这一微观社会场域中，孔乙己尊严的逐层剥落、众人共同参与以金钱量化和估价其人格的过程，以及最终无人承担责任的死亡，共同构成了社会对苦人凉薄的图景。这一图景的揭示，不依赖于外部理论的强加，而是从文本的语言细节与结构逻辑中自然浮现。将这一细读方法转化为教学实践，有助于《孔乙己》教学实施从结论灌输转向过程探究，从主题演绎转向文本归纳。

参考文献

[1]刘笑天.须知世上苦人多——作为“教学文本”的鲁迅小说悲悯情感析略[J].语文建设,2023(21):46-50.

[2]罗祖兵,邵宇奇.语文教学中的过度诠释及其矫正[J].语文建设,2020,(3):34-37.

[3]孙云云.小说人物形象分析教学策略——以《孔乙己》为例[J].语文建设,2026(9):82-84.

[4]沈虹.双重叙述视角移位下的情感倾向性探微——《孔乙己》解读[J].中学语文教学,2023,(6):61-64.

[5]吴海洋.反观与重构：“孔乙己”接受史考论[J].江汉论坛,2025(10):92-99.

[6]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S].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

[7]罗晓晖，冯胜兰.文本解读与阅读教学讲谈[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8]罗晓晖.方法与案例：语文经典篇目文本解读[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9]刘可可,于小植.《孔乙己》文本形式的功能分析[J].鲁迅研究月刊,2022(4):23-28+82.

[10]夏伟.鲁迅的夺胎换骨——论《孔乙己》对果戈理《外套》的创造性转化[J].东南学术,2025(6):226-234.

[11]傅红英.“唯一”之殇：孔乙己之死由“大约”而“的确”[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6(1):73-79.

[12]辛明应.从蒙学到经学：论《孔乙己》的识字之喻[J].文学评论,2024(6):62-71.

[13]高俊林.鲁迅小说中话语蕴含的“互体变爻”现象之分析——以《孔乙己》为例[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4(9):34-43.

[14]毕于阳.腿折了，为什么还要去酒店喝酒？——《孔乙己》第十一段品读[J].中学语文教学,2023(6):57-60.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Global Science Publishing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